

佛光大藏經

部傳史・藏禪

二錄燈傳德景



行印會員委務宗山光佛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

· 史傳部

景德傳燈錄二

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

佛光大藏經

禪藏·史傳部

景德傳燈錄二

□監
□主

修□星雲大師
編□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

□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

有版權·請勿翻印

□發行人者□佛光山宗務委員會

□發行人者□佛光出版社慈惠(張優理)

□出版者□佛光出版社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云(〇七)六五六四〇三八—九

□流通處□佛光山寺

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云(〇七)六五六一九二一—八

佛光書局

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云(〇七)二七二八六四九

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七二號九樓之十四 云(〇二)三一四四六五九

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八八號二樓 云(〇二)三六五一八二六

□排版者□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□印刷者□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□法律顧問□蘇盈貴律師

□郵政劃撥第〇〇四五六三五一五號

□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

□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景德傳燈錄卷第九

南嶽懷讓禪師第三世

前百丈懷海禪師法嗣

(一六六)

潭州瀉山靈祐禪師者，福州長谿人也，姓趙氏。年十五，辭親出家，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，於杭州龍興寺受戒，究大小乘經律。二十三遊江西，參百丈大智禪師，百丈一見，許之入室，遂居參學之首。

一日，侍立，百丈問：「誰？」

師曰：「靈祐。」

百丈云：「汝撥鑪中有火否？」

師撥云：「無火。」

百丈躬起，深撥，得少火，舉以示之云：「此不是火？」

師發悟，禮謝，陳其所解，百丈曰：「此乃暫時岐路耳。經云：欲見佛性，當觀時節因緣。時節既至，如迷忽悟，如忘勿^①憶，方省己物不從他得。故祖師云：悟了同未悟，無心得^②無法。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，本來心法元自備足。汝今既爾，善自護持。」

時司馬頭陀自湖南來，百丈謂之曰：「老僧欲往瀉山，可乎^③？」

對云：「瀉山奇絕，可聚千五百衆，然非和尚所住。」

百丈云：「何也？」

對云：「和尚是骨人，彼是肉山，設居之，徒不盈千。」

百丈云：「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？」

對云：「待歷觀之。」

百丈乃令侍者喚第一坐來^④，問云：「此人如何？」

頭陀令聲歛一聲，行數步，對云：「此人不可。」

又令喚典坐來^⑤，頭陀云：「此正是瀉山主也。」

百丈是夜召師入室，囑云：「吾化緣在此，瀉山勝境，汝當居之，嗣續吾宗，廣

度後學。」

時華林聞之，曰：「某甲忝居上首，祐公何得住持？」

百丈云：「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，當與住持。」即指淨瓶問云：「不得喚作淨瓶，汝喚作什麼？」

華林云：「不可喚作木椀也。」

百丈不肯，乃問師，師蹋倒淨瓶，百丈笑云：「第一坐輪卻山子也。」遂遣師往潞山。

①「勿」，磧砂、正二本均作「忽」。

②「得」，磧砂、明、正三本均作「亦」。

③「乎」字下，大正本有夾注「司馬頭陀參禪外，蘊人倫之鑒，兼窮地理，諸方剏院多取決焉」。

④「來」字下，大正本有夾注「即華林和尚也」。

⑤「來」字下，大正本有夾注「即祐師也」。

是山峭絕，復無人煙，師猿獠爲伍，橡栗充食。山下居民稍稍知之，帥^①衆共營梵宇，連率^②李景讓奏號同慶寺，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，繇是天下禪學若輻湊焉。

師上堂，示衆云：「夫道人之心，質直無偽，無背無面，無詐妄心行。一切時中，視聽尋常，更無委曲，亦不閉眼塞耳，但情不附物即得。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患，若無如許多惡覺、情是^③、想習之事，譬如秋水澄渟，清淨無爲，澹泞無礙，喚他作道人，亦名無事之人。」

時有僧問：「頓悟之人更有修否？」

師云：「若真悟得本，他自知時，修與不修，是兩頭語。如今初心雖從緣得，一念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，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是修也，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。從聞入理，聞理深妙，心自圓明，不居惑地，縱有百千妙義，抑揚當時，此乃得坐披衣，自解作活計。以要言之，則實際理地，不受一塵，萬行門中，不捨一法。若也單刀趣入，則凡聖情盡，體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」

仰山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

師云：「大好燈籠。」

仰山云：「莫只遮箇便是麼？」

師云：「遮箇是什麼？」

仰山云：「大好燈籠。」

師云：「果然不識。」

一日，師謂衆云：「如許多人只得大機^④，不得大用。」

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云：「和尚恁麼道，意旨何如^⑤？」

庵主云：「更舉看。」仰山擬再舉，被庵主蹋倒。歸，舉似師，師大笑。

①「帥」，明、卮正二本均作「率」。

②「率」，卮正本作「帥」。

③「是」，磧砂、卮正二本均作「見」。

④「機」字下，大正本有夾注「舊本云大識，今改作大機。按：《廣燈》并別錄皆云：『只得大機。』而第十六卷《九峰慧禪師章》中云：『只得大體。』未詳孰是。」

⑤「何如」，磧砂、明、卮正三本均作「如何」。

師在法堂坐，庫頭擊木魚，火頭擲卻火抄，拊掌大笑，師云：「衆中也有恁麼人。」喚來問：「作麼生？」

火頭云：「某甲不喫粥，肚飢，所以喜歡。」師乃點頭。

東使聞，云：「將知馮山衆裏無人。」

卧龍云：「將知馮山衆裏有人。」

普請摘茶，師謂仰山曰：「終日摘茶，只聞子聲，不見子形，請現本形相見。」

仰山撼茶樹。

師云：「子只得其用，不得其體。」

仰山云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良久。

仰山云：「和尚只得其體，不得其用。」

師云：「放子二十棒。」

玄覺云：「且道過在什麼處？」

師上堂，有僧出云：「請和尚爲衆說法。」

師云：「我爲汝得徹困也。」僧禮拜。

後人舉似雪峰，雪峰云：「古人得恁麼老婆心。」

玄沙云：「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。」

雪峰聞之，乃問玄沙：「什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？」

玄沙云：「大小渦山被那僧一問，得百雜碎。」雪峰駭之，乃休。

師謂仰山曰：「寂子速道！莫入陰界。」

仰山云：「慧寂信亦不立。」

師云：「子信了不立？不信不立？」

仰山云：「只是慧寂，更信阿誰？」

師云：「若恁麼，即是定性聲聞。」

仰山云：「慧寂佛亦不見。」

師問仰山：「《涅槃經》四十卷，多少佛說？多少魔說？」

仰山云：「總是魔說。」

師云：「已後無人奈子何！」

仰山云：「慧寂即一期之事，行履在什麼處？」

師云：「只貴子眼正，不說子行履。」

仰山蹋衣次，提起問師云：「正恁麼時，和尚作麼生？」

師云：「正恁麼時，我遮裏無作麼生。」

仰山云：「和尚有身而無用。」

師良久，卻拈起問：「汝正恁麼時作麼生？」

仰山云：「正恁麼時，和尚還見伊否？」

師云：「汝有用而無身^①。」

師忽問仰山：「汝春間有話未圓，今試道看。」

仰山云：「正恁麼時，切忌勃塑。」

師云：「停囚長智。」

師一日喚院主，院主來，師云：「我喚院主，汝來作什麼？」院主無對。

曹山代云：「也知和尚不喚某甲。」

又令侍者喚第一座，第一座來，師云：「我喚第一座，汝來作什麼？」亦無對。

曹山代云：「若令侍者喚，恐不來。」

法眼別云：「適來侍者喚。」

師問新到僧名什麼，僧云：「名月輪。」

師作一圓相問：「何似遮箇？」

僧云：「和尚恁麼語話，諸方大有人不肯在。」

師云：「貧道即恁麼，闍梨作麼生？」

僧云：「還見月輪麼？」

師云：「闍梨恁麼道，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。」

師問雲巖云：「聞汝久在藥山，是否？」

巖云：「是。」

師云：「藥山大人相如何？」

雲巖云：「涅槃後有。」

師云：「涅槃後有如何？」

①「身」字下，大正本有夾注「此語是二月中問答」。

雲巖云：「水灑不著。」雲巖卻問師：「百丈大人相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巍巍堂堂，煒煒煌煌。聲前非聲，色後非色。蚊子上鐵牛，無汝下嘴處。」

師過淨瓶與仰山，仰山擬接，師卻縮手云：「是什麼？」

仰山云：「和尚還見箇什麼？」

師云：「若恁麼，何用更就吾覓？」

仰山云：「雖然如此，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，亦是本分事。」師乃過淨瓶與仰山。

師與仰山行次，指柏樹子問云：「前面是什麼？」

仰山云：「只遮箇柏樹子。」

師卻指背後田翁云：「遮阿翁向後亦有五百眾。」

師問仰山：「從何處歸？」

仰山云：「田中歸。」

師云：「禾好刈也未？」

仰山云：「好刈也。」

師云：「作青見？作黃見？作不青不黃見？」

仰山云：「和尚背後是什麼？」

師云：「子還見麼？」

仰山拈起禾穗云：「和尚何曾問遮箇？」

師云：「此是鵝王擇乳。」

冬月，師問仰山：「天寒？人寒？」

仰山云：「大家在遮裏。」

師云：「何不直說？」

仰山云：「適來也不曲，和尚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直須隨流。」

有僧來禮拜，師作起勢，僧云：「誰^①和尚不起。」

①「誰」，磧砂、明、卮正三本均作「請」。

師云：「老僧未曾坐。」

僧云：「某甲亦未曾禮。」

師云：「何故無禮？」僧無對。

同安代云：「和尚不怪。」

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，云：「此間無一人會禪。」

後普請般柴，仰山見二禪客歇，將一橛柴問云：「還道得麼？」俱無語。

仰山云：「莫道無人會禪好。」歸，舉似潞山，云：「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。」

師云：「什麼處被子勘破？」仰山便舉前話。

師云：「寂子又被吾勘破。」

雲居錫云：「什麼處是潞山勘破仰山處？」

師睡次，仰山問訊，師便迴面向壁，仰山云：「和尚何得如此？」

師起云：「我適來得一夢，汝試爲我原看。」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。

少頃，香巖亦來問訊，師云：「我適來得一夢，寂子原了，汝更與我原看。」香

嚴乃點一碗茶來。

師云：「二子見解過於鶩子。」

僧云：「不作瀉山一頂笠，無由得到莫徭村。如何是瀉山一頂笠？」師即踢之。

師上堂，示衆云：「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，左脅書五字，云『瀉山僧某甲』，此時喚作瀉山僧，又是水牯牛；喚作水牯牛，又云瀉山僧。喚作什麼即得？」

雲居代云：「師無異號。」

資福代作圓相托起，古人頌云：「不道瀉山不道牛，一身兩號實難酬。離卻兩頭應須道，如何道得出常流？」

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，達者不可勝數，入室弟子四十一人。唐大中七年正月九日，盥漱敷坐，怡然而寂，壽八十三，臘六十四。塔于本山，勅諡大圓禪師，塔曰清淨。

（一六七）

洪州黃檗希運禪師，閩人也。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，額間隆起如肉珠，音辭朗潤

，志意沖澹。後遊天台，逢一僧，與之言笑，如舊相識，熟視之，目光射人，乃偕行。屬澗水暴漲，乃捐笠植杖而止，其僧率師同渡，師曰：「兄要渡自渡。」

彼即褰衣躡波，若履平地，迴顧云：「渡來！渡來！」

師曰：「咄！遮自了漢！吾早知，當斫汝脛。」

其僧歎曰：「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！」言訖不見。

師後遊京師，因人啓發，乃往參百丈，問曰：「從上宗承^①，如何指示？」百丈良久。

師云：「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。」

百丈云：「將謂汝是箇人。」乃起，入方丈。

師隨後入云：「某甲特來。」

百丈云：「若爾，則他後不得孤負吾。」

百丈一日問師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

曰：「大雄山下采菌子來。」

百丈曰：「還見大蟲麼？」師便作虎聲，百丈拈斧作斫勢；師即打百丈一擲，百